

朱文懿公文集 卷三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No.6230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三

光祿大夫桂國公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懿朱賡著

會試錄序

萬曆甲辰復當會試天下士士待試者四千七

百有奇禮部左侍郎臣李廷機以考試官請臣

賡才最駑下備位政本最後又年至六 衰方上

章句猷俄被

命偕學士臣文獻往典校事迫不獲辭怛怛焉懼棄

稱於攝官夙夜祇慎幸而竣役得士三百人



詔額而錄其文以

獻臣宜序所以薦士之意於首簡臣嘗觀古先哲
王享國長久道化醲厚莫盛於殷高祖文王稱
文王壽考作人而殷相說克祇厥辟德絜俊以
承之夫賢佐在世如葭灰之在琯也氣動則先
應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蓋先王風世
感時以仁天下捷得之於賢俊而明徵之以文

詞

今天子在宥三十有二載久道成化幾於高文心世

而仁將在茲日然徵諸士習以求屬詞之體於
平康渾噩之象未有當也臣竊惑之臣自忝詞
曹執經事

上久中更分校春闈柄文畿輔迨叅卿貳典三禮所
職多作人招俊之事今士習未端文體未粹獲
涼而責播臣固執其往咎既屏居口間

天子以簪履故舊

召置密勿與聞

國論而臣力已不逮思有便事永算可效諸須臾

而託無窮者惟得賢士進之顧

國家需士一耳有士用有士習士用一不適咎在
一人若習俗之靡生於心播於文詞成於政事
爲禍始烈誠曠然作而新焉不揉無以直不棄
無以取窒於至微還於極重爲力始艱臣不自
量欲任其力艱而效博者於招俊之中而明示
以

皇上作人之盛意旣入闡而矢之持體必堅繩繆必
峻去浮僞必無恡也蓋臣慮以稱

上任使而自補不逮者指若此臣觀漢諸經生皆守
專門稟家法與之從政輒稱師說云何授之位
則曰臣師某在論篤固而風最謹淳故西京之
俗號爲近古迨其衰也或棄法而意說論者謂
破壞大體請準石渠故事稱制詮平之蓋師道
寢衰而猶得救之以主令也今

昭代經制大定道術大明布之功令奉爲師保士乃
棄其傳注操戈而攻之寧直侮師說併侮

詔旨矣臣以爲憂不獨在道術而在人心人心畏肆

治亂之關也治古之人其君子自謂不足材智者有所畏而不敢故詔之而異守之而專於道謂之本聖經於學謂之崇師訓於國謂之遵王制慎斯以往何用不臧而不然者爲狎聖爲侮師爲生今反古其究亦安所不極臣故曰憂在人心也夫慤愿退讓順象也凌誣慢侮逆象也順治之先也逆禍之本也自漢以來經學衰而後爲名檢名檢衰而後爲曠達矜名似高達行似廣然俗以滋壞矜誨爭達敗禮也然後知高

廣之名迹必不可以訓欲訓俗表世惟有中和
祇庸孝友謹信之道進之可與有爲而不能者
守其不足不敢之心猶賴以維世教奉法令長
久無敝是故三代而下必稱西漢彼其斤斤家
法尊經而嚴傳固有順象焉昔人論治思損周
用夏臣不敏竊願損東京江左之習以用西漢
之道誠得抑畏誠信士相與循理守法處於大
順少禪

天子仁壽一世之化臣願畢矣周公告君奭曰其汝

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於丕時蓋古之大
臣既老思去猶睠懷於後之人求得俊民而託
以國焉臣不敏寧無意於多士哉

順天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十年秋八月順天府復當鄉試士府尹

臣國彥府丞臣煥職在提調以例請

上命諭德臣賡侍講臣世能爲考試官既

陛辭入院則集諸同考官進士臣錫類等用禮官

所條上科指相與恣誠惟謹而御史臣廷試等

約束於闈內外者亦惟是科指是飭乃合諸曹

六館及提學御史臣朱璉所選士四千二百餘

人三試之遵

制額取百三十五人并錄其文以

獻臣賡謹序其端曰夫世登降豈不在士習哉夫士非患夫僕邀罷駑役役榮利之能易世也惟世所稱超乘之士沈洋自恣輯非經之語學不徵之事跳而匿其短游大人以成其名使聽之若失而走之者如鶩蓋天下始病也何者榮利之習卑卑爾自好者不屑而世所稱超乘之士衆耳是寄化肖甚速其禍不至於中膏盲壞教化不止是以君子患之也周之衰妾婦之行接

迹於道孟氏顧猶未減而窮詰於邪說陂行彼
談天炙輠閃倏狡獪真榛蕪不可共於途檣杙
不可共於世哉我

國家彌綸素業陶埴章縫士生成弘以前者其文
典實雅馴已盡不復語持議不越乎中庸無甚
高論試之於天下非艱難盤錯率兢兢守尺寸
無奇舉也故士鮮縹囊之名而

國家實受其福迨其後也崇詭鑿而卑體要喜豪
舉而厭繩墨捷摩揣而賤循守原夫才智豈復

賢於先哲而名則過之譬之醇焉日啜日滴蓋
士爲名高而天下之神理鞠然瘁矣迹之不知
所從而舉世譁譁嚮之至於今益烈吁可誠也
我

皇上統一道真續三五緒卽博雅好文圖史不輟目
而

淵衷所孜孜者惟收心養性之學齋居之製可誦已
頃復

深詔天下程先民還爾雅視昔加嚴焉

聖脩若彼

廣厲若此而四方不應於桴鼓臣不信也矧都人

士耳目最親者哉臣幸執經史日侍

上左右嘗稱引王旦李沆不用浮薄語爲

上分明之賴

聖明不忌切慤若有當焉脫今日不免以若人進是

臣棄生平愧前哲背成言飾

主聽罪大不細故受

命以來廩廩日夕誓於言語文字之外得士先察其

朴忠而後求其才敏毋令使天下以臣爲蒿矢也屠龍天下之絕伎也學之三年伎成而無所用之夫使無所用之而天下之學屠龍者寡矣劉劭論人物先平淡後聰明使平淡與聰明之士絜眉宇而較脣吻何啻謝不敏然而先之蓋平無傾必爲正大淡無涅必爲光明質量中和變化應節譬無味而五味得和焉故足多也臣願諸士徵臣於劉劭也抑徵獨劭虞廷九德不外中和皇極敷言要歸正直夫昔人謂虞周之

際道在臯陶箕子矣而其言若此故臣願諸士
徵臣於虞周也且吾成弘以前士咸用此轍稱
先進矣故臣又願諸士徵臣於先進也勛諸士
猶理王且李沆語明臣非臆說庶幾又萬有一
之當於

聖心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八



廣西鄉試錄序

代

萬曆己卯天下復當賓興士御史某以

上命按廣西得監臨試事遵故事聘某官某爲考試
官某官某爲同考試官以布政司某官某司提
調按察司某官某司監試暨百執事遴選咸稱
入鎖院御史進某等而盟之曰簾以內諸文學
典之惟衡乃平惟鑑乃明慎之哉又進諸司而
盟之曰簾以外諸大夫百執事典之科指具存
矩矱必飭亦自盟也曰予所不虔茲以貽子大

夫憂則有

昭昭之監在焉約已罔弗兢兢祇厥事乃合提學
某所程士若干三試之得士若干人梓其文以
獻某不佞以職事宜敘首簡乃颺言於諸士曰爾
諸士亦知今日之奇邁乎夫桂林百粵之地幅
員二千里夷獠之族錯編氓而居者殆半其誦
法詩書群黌校之間得號爲士斯已難矣矧去
天萬里士白首牖下無繇望見

帝闈者何限而一旦舉之奧滌彈冠出里待對

大廷抑又難焉至於

聖人御極山海廓清諸士處得修其故業出得覲其
耿光翱翔天衢若升虛邑則何啻難之蓋千載
一遺耳某故曰奇也然竊有過計焉夫士者民
所則也舉於千萬人之中爲

明時用天下所環指而竊睨也是故負超俗之望則
標準難蒙國士之遇則稱塞難際治平之時則
表見難一不當人將求多而玼瑕之亾論諸士
卽主司者有餘責矣諸士其何以自效乎夫鉅

細異材淺深異智方圓異器強弱異力稟有固然弗強也乃心之精神則無不可自盡者要在本之以慤耳故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士必慤而後智能著蓋慤則精專而神定誠之所極金石爲靡卽智能稍不及彼固足以辦之況其過人者耶今

廟堂作則垂範專尚本實思得忠信樸茂之士布列有位而棄浮修實在中上稍難之何則其所漸者深也乃廣右越在西南僻徼士生其間類多

恂恂悃悃無一切靡麗之觀卽所爲文大都發
明理奧宗本經訓斤斤守其尺寸雖光采崛奇
差遜中土某等無寧收之意所謂忠信朴茂之
士不出此耳語云社柎之峩峩不如茗柯之細
實侈言無當固不若悶樸者之通用也且諸士
不見桂嶺諸山終古巍巍乎氣從昆侖自北徂
南而極於西粵則其基厚也又不見湘漓諸水
終古洋洋乎勢從海陽支分爲二而滌洄數千
里則其源深也士躡雲霄之會將楨榦王國恢

弘帝猷以建巍巍洋洋之業而使基弗厚源弗
深則胡以應之忠信朴茂固士之基與源也操
茲往焉而益以閱天下之義理習國家之典刑
精神所注何事弗任所以標準天下稱知已而
報

明時端在是矣脫或出見紛華弁髦本質靡然改玉
初終若兩人則不惟負此舉負此時回視閭里
編氓且非故我安所貴士矣諸士勉哉是舉也
總督兩廣某官某宣威敷德以振士風巡撫廣

西某官某握憲壯猷以翊文教其襄試事於外
者某官某某咸與有力焉而某官某則以入

賀行某官某則以

使命至法得竝書

文
集

卷
三

三



武舉錄後序

臣賡不佞章句儒耳操故所嘗習者事

上講幄猶不能有所發明稱職事乃

上過而使之遴武士越俎治庖益懼不任則與臣經

邦殫慮悉思探故記所稱戰伐事意而策之亦

意而取之既錄臣謹序諸末昔人有言天下安

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臣以爲非通論也夫相

者君所與共安危者也胡可一日不重也至於

將國之養之若場師之養木焉必滋藝於平時

而代匱於他日亟然後圖之是臨斤斧而索干
霄之材也不已疎乎臣嘗怪漢文帝時以周太
尉勳名一中飛語輒對簿李將軍才氣亾雙帝
親歎其能而終不侯主如漢文不可謂不遭矣
而猶如是豈以天下安無所事馬上功而置之
耶其後匈奴大入邊漢所遣將自細柳外棘門
壩上軍皆如兒戲則無以代匱之效也
國家重熙累洽二百餘年武科率三歲一舉與文
埒重不以承平絀焉

皇上英武馭世

威靈若神南夷蕩平北虜備藩惟謹其在於古則五
兵可銷六師可耕之時也借如昔人所言雖有
方叔召虎無所用之而況諸士哉乃

聖意所注認認焉如欲求免置公侯於諸士中亦謂
舍諸士無以求之也往將吏有細青當事者操
三尺隨之不少原至論賞未有以五等封者

上若曰文武吏等耳奈何獨苛介胄令威不行於士
卒士誠奮不顧萬死一生爲國家衛疆圉予何

愛于茅土於是罪疑則從輕比得自贖而遼陽
首虜多屢

上功輒

剖符世世受帶礪之盟嗟乎以漢文之主不能與
其臣共功名而今之臣遂乃得之於

上

上之注意何至哉夫爪喙之爲人獵也得一雉一兔
則與之一鬻此常飼耳至委之一肩而兩蹠焉
或小不馴而免於棄固優之也亦將以勵夫鞬

籠之間諸爪喙殊異之材能遠致其效者而與之也彼始獻于虞官者既習見而孰聞之宜何如效哉語曰天下無害雖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智者無所庸功曩者事在疆場則請纓投筆執鼓綏以自表豎耳今獨

廟堂憂勞建威銷萌

身持其籌而令邊吏釋戈臥鼓以嬉所爲

注意於將者直滋培長養之以需他日萬一之用耳
士生斯時卽欲一當匈奴笞中行而繫頡利何

繇哉夫亦養其貞心完其銳氣大者克壯厥猷
謀之堂序之上次亦謹視扁鑰輻輳太平使四
夷望之隱隱有金城焉庶幾哉答百世之遇乎
夫恩與威皆

上所操也褒庸宥過

恩之惟

上斥姦罰媮

威之亦惟

上有光霽必有風霆

天之道也

靈寵可憑恃耶臣雖孱焉不勝衣猶欲與諸士賈勇
日淬礪踴躍以無負

恩澤而免于罰諸士皆折關扛鼎之夫其志豈不奮
於臣哉謹書以徵他日焉

文集

卷三

三



賀少傅呂南渠翁八十壽序

當

肅皇帝時所登進輔弼之臣往往不次顧或以才具
倜儻輒蒙隆遇或以議論稱旨驟見寵榮乃若
精忠端亮結知於侍從之初拔諸庶卿而冠百
僚則我少傅呂公遭逢異常蓋縉紳大夫所後
譚也而是時

人主方操不測之旨以磨礪臣下卽以驟貴受上賞
者不免苛責寵辱相踵焉唯公參密勿之事十

三年而恩禮不衰其歸也以天倫所甚不得已
而卒以嘉遯自潔君臣之際獨全始終天下不
羨公之進而羨其退云歸之歲爲辛酉不佞賡
甫薦於鄉也及上春官還讀書山中凡公所視
身範俗媿行非一庶幾蚤暮覩之大都薄垣屋
類何明哲類蠡敦義類仲淹其以身係天下輕
重類君實而不言躬行歆然自視使人忘其貴
爲宰輔而嚮重於齒德則視萬石不啻過也賡
旣待罪史官得從館閣先進誦公立朝大槩蓋

既待罪史官得從館閣先進請公立朝大身蓋
清不爲激和不爲比如所覩於里居者而後知
嘉靖中葉號多懼之世能使察后維繫其眷雖
權臣拊搯其上而無敢媒囹固甚盛德所感不
可爽矣廣成子之言曰至道窈冥守一以處和
故千二百歲而未嘗衰少傅公之著于朝于家
者殆身有之哉今

天子紀元萬曆之十一載公春秋八十色澤而神王
也守臣以存問盛典爲請

天子若曰維

烈祖不二心之臣維朕大老其令節鎮直指就里第
宣朕嘉問有司歲致廩隸示優異焉於是海內

爭頌

天子篤念耆舊而慶公之蒙

恩不以山林而闕堂陛之懽云小子賡暨羅子萬化
沈子一貫爲鄉之末行又屬隨詞林後謀所爲
壽而以賡犬馬之齒推而使之言夫儒者好稱
德福之說至如少傅公則明效大驗尤灼灼在
人耳目賡又安所引述以佐酌者而致辭也自

太公佐周而呂氏顯其子孫猶佐一匡之業宋
則蒙正夷簡公著三人相繼入政府爰考後車
之日適當是年而公且二十餘載於東山有如
天子修袒割曠儀憲而乞言公當號尚父奚疑哉象
賢繩武則蘭桂紛然在庭行將世掌絲綸卽宋
室諸公不足多也以不佞一日有連則疑以爲
私望乃徵諸同朝萬口而祝者且先之矣賡第
述所覩記而證以廣成子之說再拜授使者以
行雖辭不達得當公一觴幸甚

天集

卷三

三



壽雲屏張老師七十序

善乎范少伯之言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吾以其餘爲家用及觀列仙傳至一二百年蘭陵五湖之間人猶見鴟夷子皮則計然之策少伯不徒以其餘用之家又以其餘用之身矣漢文成侯受圯上老人書輔隆準五載而成帝業亾何則托赤松子去斯亦以不盡用者用之身蓋挾少伯之術而得其精者也吾師雲屏張先生自郎曹出守菰城文學伯於鄒魯吏治

卓乎龔黃菰城之氓業已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矣先生於仕殆刃發於硯猶未竟一割之用然
以不能脂韋澳忍櫻吏議善_五藏矣當時知與
不知僉曰惜也先生聲不暢實位不滿德而余
顧以爲不然先生謝簿書之填委而縱目乎靈
籤玉笈祛兩造之囂譁而恣意乎吹响吐納以
其罄折道途者而試之林臥川觀以其戴星公
府者而事之餐霞漱石先生之歸何遽不爲壽
乎是讒邪媚妒之夫不能中先生而却之去迺

三山武夷之神須先生而促之歸也先生歸手
一編以課子抱一甕以灌園布衣蔬食瀟如也
古之至人一龍一蛇道固委蛇以余觀於先生
殆又得文成之術而用之得其精者矣不佞之
雋於鄉也出先生之門者六人而先生獨屬意
於不佞今不佞距先生爲里蓋八千許爲年蓋
二十許也先生旣行年七十不佞無能足重繭
觴先生然知先生色猶澤神猶王則先生於壽
殆天啓之矣不佞讀閩志至何氏兄弟同時上

仙至今有九仙之山史稱瀛洲方丈在海中莫
知其處豈閩固其地與不然何靈跡之多也先
生臥海上久得無有安期羨門之屬過而與語
衛生之經者何氏九仙將待先生而十矣然非
先生好也先生致書不佞則必及格心致主卽
陳希夷之告宋學士不勤於此矣希夷曰諸君
當致君堯舜神仙黃白非所宜聞不佞小子愧
無以承然竊有以窺先生心矣儻

天子一日修黃帝之術訪大隗乎具茨之野問廣成

乎空同之山先生能無以至道之精一一爲

上指陳佐

天子官陰陽遂群生乎昔文成自辟穀復出安漢功
莫偉焉先生以其餘爲身用又以其餘爲

國用亦幾不負文成矣此不佞所以南向頓首爲
先生望且以爲先生壽者也

文集

卷三



賀大宗伯泗橋陶公八十壽序

大宗伯陶公以今年春正月壽八十矣朝之卿大夫門下弟子及交公嗣子太史君者咸多所稱述爲公祝而越薦紳大夫徵辭不佞某以祝公而某固不嫻于辭者也雖然公所以命於辭者固不以其能嫻也而某又何敢以不嫻辭竊嘗妄謂今天下大患皆起於好嫻一念不特文辭爾也人之生也父子君臣昆弟夫婦朋友之間有天則焉循其則而施之如曲木之不可揉

而直而玄酒之不可釀而濃也安所事嫻稍有
好嫻之心其於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間
必有漓其性而踰其則者極其好嫻之心而之
焉無所不至矣公以爲學術醇漓世運污隆胥
于此係故不辭以其身樹爲世標初公以名御
史一麾出守剔歷中外晚爲

天子典禮重臣按公之生平而數之機心巧智之士
非笑其迂則訝其拙若公者非當世所稱最不
嫻于取卿相尊位者哉而乃今公竟何如者公

嫻于取卿相尊位者哉而乃今公竟何如者公

無乃所爲不嫻于取卿相尊位而嫻于繕性真
機心巧智之士所望而不敢幾者哉公嘗持彈
章數宰卿短長至再至三不可假借而卒不敢
有幾微望公以公直行其意而無慕搏擊之名
其任真行賢著於人心類如此公嘗告鄉之爲
吏者曰凡蒞官行法莫尚于廉廉固吾心之真
不欲非藉此以爲傲世資一有傲世心非真不
欲矣公之開誠布公而獎進士類又如此言出
金石行貫神明敝布糲飯形如削木神若冰壺

望之者潛消其猥捷鄙吝之心而勃發其中之
不欲爲故其退也人仰之若繁星之麗斗極而
衆鳥之附鳳儀天下以其出處去就占安危韓
魏吳楚八閩之區歲時必禱飲食必祝曰吾君
壽考也公之得人心不以聲音笑貌又如此而
公初無他腸無它術也少壯登朝迄于黃髮意
有所不欲行有所不爲極其不好嫻心而之焉
無所不得也如是而已公行年八十而生平一
念守之彌篤今天下靡不知尊生而不能剗其

好嫻之念是爲伐生若公者可爲不伐其生矣
自今以往川至月恒庸詎量耶余不佞每事低
回事公而亦推其不好嫻之心以附于公庶幾
所爲臭味相投也者公不我鄙晚又獲交于太
史君其父子質行天性然也太史君將持而效
之扉垣鼎軸間以爲公大年余得策杖婆娑其
間不亦厚幸乎故忘其不嫻之辭而爲公佐觴
亦知公之前嫻于辭者衆矣公與太史君以爲
何如

文集

卷三

三



送鄒生南臯序

萬曆丁丑十月朔彗星見西方狀若拖練經月
不滅識者以爲憂於是吳趙二翰林艾沈二比
部竝上疏言輔臣守制事忤

上旨

上震怒杖之闕下編遣有差方四公之杖也有進士
鄒生者挾一疏累千百言排闥上之語滋厲

上怒滋甚又杖之闕下八十謫戍都勻四公者可以
爲難矣乃鄒生者無一命之寄當

雷霆方震之日目覩四公駢首被箠曾不少懼且從容待罪曾中若無一物然可不謂難之難乎始余於文字間卜生爲骨鯁臣及與之習益信獨不虞其發於今日也吁亦奇哉鄒生且行執余手請曰甕牖之子不識忌諱自干天譴賴

上仁聖不遂置之斧鉞

恩厚矣繼自今間關萬里皆自新路也子亦有以贈我乎余曰善哉鄒生問也夫鄒生少年忠懇抗

疏

天子之庭疇不曰千載後復有賈生乎雖鄒生自況亦曰賈生賈生云然非余所望於鄒生也賈生以彼其才令謫居之後含真葆光潛心性命之學消融其抑鬱不平之氣用則行不用則終其身藏之庶幾哉聖賢學術何至一不售輒吞嗟無聊自方屈子以至於斃哉丈夫不虛生虛死七尺之軀所自負於天下萬世者非漢庭一哭所能了了也鄒生賦性淳樸如荆玉未雕而又銳志賢聖之學其不爲賈生之窮愁我知之矣

第慮其忠憤之過而猶有意氣在焉又或自信之過而終身誦之二者皆足以障心而礙道而其流有不自覺其失者是在鄒生時加省焉而已古之賢聖養其剛大以配道義無意于爲而不能不爲及其爲而成也如浮雲之過太虛我無與焉此所謂振古人豪必從學問中得之嗚呼非鄒生吾誰望哉清平有孫淮海先生者力此學久矣鄒生往而就正焉當有得於吾言之外者他日

賜環而歸過我巖扉之下幸有以詔我

夕者他日

文集

卷三

六



員
寸宮俞羅
名胡
手自
登巴
沈宜
人
七
十
齊

賀 封宮諭羅望湖年伯暨配沈宜人七十齊
壽序

蓋司馬遷嘗自稱吾上會稽探禹穴而文益奇
會稽禹穴史遷特爲之羈旅棲遲耳而文章遂
稱絕創於是天下譚山川文物之美者必曰會
稽會稽云余讀越世家其地爲伯禹氏之故墟
俗尚忠質躬勤儉披草萊而邑焉庶幾禹之明
德後世俗凡幾變而其餘風猶有存者則會稽
之美本以朴先天下非獨山川佳麗足供文人

墨士之觀已也而至於今宦游接軫冠蓋甲天下習俗浸淫侈靡如狂瀾不可遏雖謂茲地僅以文勝亦宜而非其故矣於此有惇龐淳固處富貴而不移如望湖翁者豈非行古之道質有伯禹氏之風者耶翁舉丈夫子四人皆博雅君子而大司成最長余與大司成幼同學稱貧賤交及大司成舉進士第一而余謬從其末且同官所爲異姓兄弟者三十年於茲至驩也以故習翁最深翁家儋塘在萬山中去城七十里許

習象最沈象家侯坊在萬山中去坊七十里
孝弟力田不求聞達與其配沈宜人拮据胼胝
相與爲生見諸少年浮靡佻健持利鈍以諂傲
人心弗善也獨時時迪諸子務學力行以希先
哲大司成官翰林公膺

封命者三矣然見諸封君服鮮姣窮甘滑從僮奴出
入躡嚙有司之前則蹙然非之故常布衣蔬食
澹然如故操不以撓大司成嘗誡大司成曰仕
不患不膺患不自豎彼隨俗雅化一日千里非
不愉快自豎之謂何吾不願汝有此行也大司

成廩廩受教余與大司成邸第相鄰暇則數過
余道家人語一日戲謂余十五年史氏猶然郎
官乎余笑曰君尚郎余獨得不郎蓋大司成介
然不隨寧鈍無捷得於家訓者有素而余幸從
大司成時相砥礪佩翁之餘誨不旣多耶今歲
癸未翁宜人行年七十諸姍黨徵余言爲壽余
不佞何能文則本越俗之所以厚與翁宜人之
質行可以激頽波而還伯禹之風者如此使天
下譚越之美者不單言山川文物豈不亦越之

光歟昔龐德公夫婦齊德隱居鹿門當世尊高
之然鑿坏遠遁無益於時秋毫翁宜人不言躬
行潛移未俗而大司成又矚然爲世標準其當
衡柄用要不獨以文章顯而忠質儉勤向所持
以易越人者且移以易天下茫茫禹甸誰不享
翁宜人之賜其過鹿門之賢遠矣古稱太上壽
國其次乃壽形翁宜人所謂壽國者非耶夫至
於壽國而茲之皓首齊眉神王色澤竝稱難老
者當不足爲翁宜人壽矣

文苑

卷三

三



詩人于溪公之二

壽武紆溪公七十序

余少嘗一至金陵見江山秀麗甲於天下殊心
壯之乃其俗胥以財力相君好繁華狃權利無
復椎魯澹泊之則詫嘆六代靡麗之風到今在
焉豈習俗固然不可得而變與將舍真履素之
士不求聞知而偶未之覲也及居京師會

主上有詔飭天下端風俗崇雅黜浮竊伏過念南都
爲

國家根本更化宜始而滔滔者如是誰與易之間

以語門人王生王生起而答曰彼都人士生則不能知乃所聞於友人武君橫野則其尊人紆溪公者庶幾哉含真履素不求聞知其人與王生之言曰公性誠篤無一切紛華貨利之好少承先業雅不事居積有贏貲輒分予族黨貧者矣中年拜一官謝不往曰吾不以升斗故違老母色養朝夕希鞢鞠卷跽而奉觴母陸孺人獲其歡心弟後溪君官台州幕會倭患捐生赴之公扼腕白於

公批勝自方
朝得

卹典而拊其子訓護備至嘉靖甲子後溪君有子與
公長子竝領鄉薦駸駸盛矣而公不色喜短褐
疏履泊如也見法豪貴服鮮姣飾居第從僮奴
出入躡嚙有司之前則蹙然非之居平坐一室
設茗具繙書興至則周游山水若鍾山石城華
陽玉柱之勝不啻出其宇下焉余聞王生言心
慕公之爲人而因辱知於橫野君於是公春秋
七十矣會橫野君官吾浙走使京師介王生徵

余詞余惟

高皇帝剗削奢侈敦尚純朴爲天下先金陵其首善地也今且二百餘年遺老故俗旣已泯滅漸沒而不見而獨見之公可謂間氣獨稟者矣焉知南都之俗不自公風之以副

明詔之一二乎且夫至人以無營引年末俗以多取伐性故饗榮驚進則勞生之寗也快意極情則感命之囿也公去奢泰忘欣羨緣督任化嗒兮若忘徐徐于于樂以忘老則雖不服金石鍊精

氣而自不制於司命卽登大耋而未爲老矣余
不佞請以是壽公而爲之歌曰登鍾阜兮睇蓬
萊之涯遵大江兮通弱水之窟挾茅君兮乘飈
車侶葛公兮騰赤霞瀦爲漿兮瓊琪爲花將萬
里兮瞬息益海籌兮允遐子畫錦兮斑斕翁鶴
髮兮渥丹芬蘭桂兮立琅玕嬉兮以舞兮珊瑚
殮紫芝兮吸露盤繼自今兮長有斯歡爰書以
復於橫野使歌而觴焉

文集

卷三

三



亭茂月部三

壽越湖邵年伯八十序

姚江故人物淵林簪纓圭組之族棟宇相望乃
江南邵氏則哀然稱世闕云邵自

明興以來以制科通籍者幾三十人今越湖先生父
子兄弟得四人焉紆金拖朱後先濟美煌煌哉
當世寡貳矣而先生王父司訓公年九十父都
水公九十有二兄比部公九十有四先生今且
八十又若以永年世其家者史稱萬石高陽之
盛大都以門第相夸詡不聞有世壽也蓋有之

則世所傳青城山老人村者幾是乎然其人又
巖居野處不識醯鹽爲何物彼其身無所用而
于世無所處壽宜矣若先生者何以稱哉或曰
夫朝菌易落大椿難零言殊稟也先生豐頤廣
頰燕頤虎頭目光如焰聲吐如鉅鍾風神與姑
射競爽其享年也天篤之矣或曰先生治六安
邵武所至孜孜民隱不避勞怨兩地人至今尸
祝之其小人曰使君實生我願天長生使君其
君子曰昔我使君先公召公有甘棠之澤肆享

年百有五十願使君如乃祖以能有永年夫人之所祈天之所與也先生獨得不壽某曰是則然矣乃先生之所壽詎止此哉語云造物忌多用亦忌多取非謂不用不取也爲而不執有而不居卽終身用而未嘗用終日取而未嘗取也不先生自筮仕迄今所爲經濟應酬於天下者曷嘗不用乎而先生坦夷剛直事至輒應應已輒復忘之胷中似無一物然是先生以不用用也先生旣自顯融而丈夫子八人者仕外稱良牧

立

朝稱良御史諸在膠庠稱俊偉有才筴者又濟濟
鏘鏘如也所取不旣多乎然先生顧厚自哀損
角巾布衣徒步游閭里間徐徐于于人不知其
貴也是先生以不取取也以不用用故其神全
而造物不厭其用以不取取故其祚長而造物
不厭其取若是則雖身登豔宅何異青城口嚼
甘羞何異不識醯鹽是則先生之所壽卽登大
耄而未爲老也而邵之以永年世其家者夫非

孝而未爲者也而存之以示年世其家者夫非
繇此道哉今年十月十二日爲先生懸弧之辰
吾浙年家子仕於京者謀所以壽先生而以某
爲先生郡人又曩隨御史君讀書中祕厚善使
修辭焉某不佞無能頌先生則以前所云者次
第其說告於諸君諸君訢然曰吾聞先生之所
以壽得養生焉請敬致諸酌者

文苑英華

卷三

三



文苑英華

壽 封殿講韓友蘭年伯入襄序

夫善居尊寵無過萬石君者吾以爲有其尊寵也天之嗇於人者匪富貴也而視之若無者享益厚歎大詡耀如餌如飴所不道也至傴僂逡巡不啻拱壁毋乃桎梏乎蓋薄俗自多其有而恭謹者欲保其有達人忘之余歸諸韓翁焉翁子宮諭君存良爲余言翁生平無它好惟好游山水角巾野服獨往獨來諸子欲矚其所止使奚童施從之輒叱去所至琳宮梵宇與徒衆雜

食或目遜之此封君貴人也卽踵走矣夫聲伎
冶蕩無所娛以避污也賓客冠蓋無所接以避
紛也乃枕石漱流觀者相羨名方隨之而翁深
自匿若此意在避名乎巢父氏所云隱汝形藏
汝光名且不居奚有于尊寵客謂翁誠好游曷
不爲子平徧游諸嶽名山哉而包山洞庭三江
五湖雖稱鉅麗乎亦一方之觀而止胡跡之不
出吳也夫澄懷觀道臥游可矣翁之履幽躡峻
適吾至性耳將忘乎山水豈在窮所之也夫翁

豈直好游者哉老氏之稱嗇也早服而重積養
生者宗之翁已上壽矍鑠強駿庶幾御風而輕
舉者匪嗇養不及此蓋吳文物之區珍奇祕巧
甲於四方而精華洩焉士生長其間靡不畢技
驚心其所爲游亦將倣蘭亭金谷之遺視翁若
索然者凝心而出累疇則識之蓋翁含拔俗之
韻研物外之賞而葆其天真游於重玄故未嘗
辭榮能忘其榮不必遺世能無繫于世也斯深
于早服重積之義哉往存良以在告重于去子

舍也而翁趣之來若曰令汝沾沾我側我不勝
累也今年翁春秋八十而存良以弗及觴膝下
爲念余二三兄弟相謂曰君盍以志養矣君大
人暢情山澤其潁濱之蹤耶君將修夔龍之業
以揚之翁卽薄軒冕忘尊寵弗有豈不願君建
令業也翁以嗇自養君以志養長生久視之道
不易此矣余輩通家猶子得從存良介而祝焉
豈惟今日

壽太僕張內山公六十序

隆慶辛未子蓋張子舉進士第一人其明年九月十二日爲若翁太僕公六十懸弧之旦子蓋謀於賡將歸而稱觴焉會

主上注意作人命偕諸吉士讀中祕書而太僕公亦遺書止之曰汝第力學修職予心安卽弗歸樂也若以予故歸虛

朝廷作養意卽昕夕綵侍余側弗樂也子蓋是以弗克歸則徧乞諸名公之文走一价持獻於庭以

壽公蓋紛函盈篋矣賡與子蓋少同筆研於公
爲通家子又申之以婚姻雖不文誼當有祝詞
顧公以淵源之學揮霍之才敷歷中外者二十
餘年諸所措注人人旣聞之諸名公之所稱述
備矣賡不能復更端獨窺公勲業之大可光竹
帛而世不及盡知者請以爲公壽賡頃修

肅皇帝實錄凡事涉武功者例得書一日得滇南二
疏閱之則督府呂公侍御劉公報平武定逆夷
疏也其略謂夷酋鳳繼祖倡亂圍城虜一憲臣

去城中乏食所不下者呼吸間耳督府議分三
哨剿之公實監羅次哨以夜半突險奪小旬關
援危城賊遂解遁公又督所部兵出江追之乘
上流建旆而下賊大北殪其酋鳳繼祖餘斬者
俘者無算收賊所掠士女牛畜之在途者是役
也招叛夷四百六十餘寨追賊田歲收子粒七
萬有奇破負固者二十餘峒拓久爲賊據地千
餘里而城之公之功居多焉賡覽而異之曰公
詩書俎豆士也乃其建立雖往籍所稱折衝禦

侮不侈於此矣而泯泯未聞何哉已而深窮之
則前分哨者欲攘其功會呂與劉且去滇於是
惡公於新代者而公道遂不白矣嗟嗟古今人
以功易謗者豈少哉然而卒不至泯滅者以有
信史在也賡濫爲史臣雖不佞亦旣據事書之
以鳴我

國家勘亂之有人矣又伏自思之而知公之宜壽
其身者有四焉夫造物好生公活滇人多矣宜
壽一天降福視人聞滇之父老至今有晨昏葵

壽一天降福視人聞漢之父老至今有晨昏藝
香祝公百歲者宜壽二今

君相垂念邊陲用人孔亟假令公以勘定之績著聞
當世則安得有竹塢鏡波之樂以怡其真乎宜
壽三天道常損盈而益不足惟不食其報故能
以其未盡者發之子蓋以大公之門而公益恬
然自得以塞其壽命之原宜壽四然則公之壽
其未涯矣夫古者以不朽爲壽而永年次之今
公之業旣足以不朽而永年之道亦不出此則
公之所得不旣多乎因以是言告於子蓋子蓋

欣然色起而揖余曰子之言信史也夫壽吾父者多矣子之壽吾父遠矣



壽趙母魯太夫人七十序

太夫人者吾姚趙少叅海濱先生之繼室今宮
保御史大夫麟陽公之後母也先生爲南部郎
時諸夫人早背乃從秣陵求賢似諸夫人者而
得魯翁女是爲太夫人先生雅尚風節恥媿媿
事人竟以此左遷已由州郡稍敘至藩臬大抵
不出百粵間關萬里偃蹇十餘年太夫人無弗
從者先生旣謝政歸少保公尋以御史抗疏分
宜相專恣不法狀

詔逮自滇杖而削籍太夫人慰勞於先生父子間烈
烈有丈夫氣人以是賢太夫人隆慶改元少保
公起爲御史歷官至南太宰復以失柄臣歡謝
去夫人又慰勞之如初

今上寤寐耆舊

召少保公爲御史大夫領院事少保公且駕板輿
奉太夫人以行太夫人曰往吾從若父而粵也
非從濤則從巖從瘴也至今夢猶怵然語行役
卽惴惴不休吾居姚辰而課吾子婦酉而以嬉

卽懼懼不休吾居妙辰而謝吾子婦酉而以婦
諸子婦辰而課其子婦酉而視我以嬉吾願差
足矣惡用是從官日惛惛者爲於是少保公月
割俸遣人起居太夫人以爲常今年丙戌爲太
夫人七十壽少保公方身繫

社稷之重不獲稱觴於庭則屬余小子一言庶幾
將萬里之思余惟婦德無儀太夫人如鳳處九
苞世莫得儀焉無儀何以壽太夫人將效世俗
所稱千百歲爲祝乎則誕而疑於謏雖然魯頌
之詩曰萬有千歲眉壽無害語名永也天地間

物物有朽惟名也不朽今距魯且千萬歲而令
妻壽母至今稱之不衰孰得而害之太夫人事
海濱先生垂三十年先生執心貞愷祥於有牧
寡於有邦而太夫人之德徵於夫稱令妻少保
公以理學名儒陳白大義正色立

朝屹然如泰岱而太夫人之德徵於子稱壽母若
是則名孰永焉壽孰害焉千百歲距足爲太夫
人多哉而少保公又爲余言賢哉我魯儀則有
之吾兄弟四人女兄弟三人兩弟兩女弟我魯

之自出後前之際殆有未易言者而我魯處之
曲盡夫曲之難言也剛摯如炎期於必燔陰僂
如沉期於轉深人情不盡爾蓋有之矣如太夫
人可不謂難焉蓋不肖有太淑人行年六十曩
從先大夫於官怵鄱陽之險遂不肯從不肖游
其處後前之際絕類太夫人然太夫人侈五鼎
之奉名齊魯姜而吾母無所托以顯揚則子之
賢不肖有間也余旣羨太夫人之受多祉復愧
少保公之爲人子故併及之少保公走价爲壽

以是語致之太夫人太夫人當益愉快僕爲之
加一七箸乎

壽張母胡孺人七十序

萬曆二年張君舉進士其明年爲母胡孺人春
秋七十將歸而稱觴焉會

主上有旨切責群臣以奉公大義群臣無大小皆戰
慄莫敢以私請於是進士君乃歎曰嗟乎吾籍
休明之世無北山大夫靡盬之勞而顧亦不得
將母獨奈何且吾無伯仲應制所稱子一人而
父母老者得歸養吾其以是去矣余聞而止之
曰子不觀古人所謂養志者乎夫孺人亦日夜

望子致身

日月之際以顯揚先業耳寧欲沾沾若閭巷子攜漿
弄鳥娛於目前而已乎進士君意稍解吾鄉之
仕京師者咸推進士君之情遙祝孺人壽而屬
言於余余觀古人所傳女貞者流或縫紉組紉
魚膾醴酪僕僕不休而終身荆布或徼君子之
寵命而象賢迪哲不聞于胤嗣者何可勝數也
乃孺人出右族適故中丞公中丞公由中書爲
給諫以至開府敷歷中外二十餘年爲

世宗朝名臣而孺人實終始之躬被

贊書已而課進士君學有躬視其聳壑昂霄克纘世
緒可不謂完社具美域中寡二者哉然吾聞孺
人嗜澹泊茹苦習勤若其性然張故文獻家由
進士君而上四世以甲第顯而孺人至今操績
維不廢往往陳盈虛勞逸之義以爲炯戒以彼
貴盛而廩廩有禮若斯之慎也卽衣冠而丈夫
者未必過之矣貽之榮不亦宜乎間嘗謂中丞
公侃侃風節如鮑司隸宜進士君行能器業當

不啻如宣子永而孺人執婦道母儀不以貴且
老而勅方之桓少君爲子孫言挽鹿車事何符
也異哉然當司隸抗節時少君嘗更播越又不
若孺人躬履休盛席有光寵身處閨閣而名應
寰宇也此豈可謂非天哉得天者永年孺人之
壽當過少君遠矣余曩隨進士君歌鹿鳴爲通
家習知孺人故取史所記少君事而論著之以
壽孺人孺人聞之儻亦謂里中朱氏子知言也

壽大方伯含宇張年丈尊太翁七十序

古之仕者不出於國退而老則以道德教於鄉
稱鄉先生單父下邑令所師與所父兄事者至
十餘人然則其時所謂鄉先生者冠帶杖屨之
盛聚而有以相樂槩可見也中世而降率以官
爲家罷則無所於歸酣祿縻爵之習勝而恬退
道微間而去位者亦徘徊三輔五陵潁洛間而
已擇便而居望國門而不忍遠適輕去鄉里棄
父母之邦雖賢者不免也賀知章年八十楊巨

源年七十而求歸若其人者亦鮮矣由今視之
且未免遲暮之誚而當時人主至灑宸翰羨爲
高尚某水某丘少游曩釣人咸竒而稱慕之夫
謝鄰里遠親故少壯而出至老不返斯有何樂
乎洛之九老十三者英置酒賦詩傳諸圖繪可
謂盛事而此數公者東西南北之人也方是時
山川風俗之美聚爲人物若單父者有矣然轉
徙流寓旣無簪冕過從之跡其聚而相樂若洛
社者復非其鄰里親故之雅也又烏足樂乎

明與其君子崇節著本仕者不待年而退退而居木
有輕去其鄉者而會稽其林藪也生於茲者進
則纓組相胥於朝休而歸居冠蓋摩於里社相
與講道德修觴學以游咏其山川而其人又多
龐固祺壽蒼顏素領時若列仙之翔集余不敏
謝事而還朝夕獲從群公後輒自嘆幸當時生
長於茲地而偕茲人豈易邁耶居數年而大方
伯張公自豫章歸歸而安之迫之起弗應固問
之答曰吾安能舍吾鄉里諸老舊而與群少年

驅馳異土爲夫張氏自郡守公迨大中丞浮峯先生以至公之身繩繩繼繼顯融者四世世家閥閱冠於一時可謂盛矣而廉素之風久而彌固田廬車服無以踰於中人公又沈智而壯謀望高而實茂旦日且秉樞筦膺節鉞戡定救寧中外歸仰以恒情言之二者皆宜出而公毅然高蹈堅臥而不肯起豈非樂其風土之美耆舊之多睠懷而不能去耶古有以一人之身出充乎朝居盈其里者吾鄉雖多賢以公歸而始盛

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微諸賢公又誰與樂此乎
諸大夫之開九裘者自少司馬王公以下四人
望八者十數人數踰古人而又皆其婚姻之好
童卯之游是歲六月公亦登七十矣往例非七
十者不列於社會然亦有年未至而獲與者狄
兼暮司馬君實是也余雖少公願得附於狄馬
之義惟公許之儻異日亦有圖繪而傳之者乎

賀大中丞仁泉傅公 簡陟內臺序

國家設大中丞領風紀之任在外則建牙開府保
釐一方在內則秉憲持綱糾正百職兩者偕之
爲重地非其人弗畀也乃若徵之巖穴之中出
而開府入而秉憲舉兩者之重而荐畀之則罕
之乎

廟堂之異渥而蓋臣之奇邁已高安傅公由名御
史歷大中丞遵養於家者八年天下望公之出
久矣會浙撫臺缺

上用廷臣議起公原官來撫吾浙浙頻年大饑有司
括藏金賑之不給至道殣相望溝壑爲盈吏茲
土者上無以供歲額逃顯罰而下無以佐百姓
之急官若民交病矣公至則集藩臬大僚諸郡
邑長吏及亭長三老諮浙事最鉅以亟者首舉
行之乃憮然歎曰官以撫爲名令吾民困至此
極而莫之救也謂撫何卽日手疏具懇爲民乞

命會

上有旨斥帑金數十萬遣省臣分賑東南及停漕輓

之役而浙以西諸郡皆被焉公又懇疏浙東西
災等耳明越諸郡嗷嗷待哺者夫非赤子乎而
蠲賑不及非所以奉無私而均濺澤也於是復
得

請減浙東諸郡賦而兩浙民歡然若更生諸長吏亦
得寬失額之罰而壹意拊循其民矣公曰民少
蘇矣乃布功令貞憲度訓卒伍課農桑廣學育
材旌廉繩墨諸節要務以次第舉蓋匝歲而浙

大治云

上嘉公懋績

簡召內臺以行運司及十一郡諸大夫相對欵欵曰
民微公罔生吾屬微公罔克安厥職乃覆芘無
何遽釋以去吏若民其奚賴焉余解之曰維昔
召公致位保傅乃分陝以治旋復入相蓋出入
均勞成周之義非可以天官私一方也如公名
德晉陟憲府丰采所著綱絜目從其鎮拊輯寧
之澤覃被幽遐直與召公濟美豈吾浙一隅能
專承而私有之父之於衆子也厥愛維公無二

視焉公不以一蠲政私浙以西諸郡父道也

天子天下父也豈其以公私一浙而令海內喁喁耶
於是諸大夫咸躍然曰是足以慰吏若民之思
矣遂次斯語獻之祖帳而余復申告於公曰天
下之患不在閭閻而在紀綱閭閻之困也蠲之
已耳猶易辦者惟是紀綱一弛則蕩平之路秦
比周之風熾家築一戶人挾一矛而天下之勢
絲棼而無所統蓋孟氏所稱人心之害甚於洪
水其難易可鏡已公斯行也必且推所以公浙

人者以公取舍其虛明若鑑其持平若衡其包
荒若河其鎮定若嶽而世風其一新乎傳曰經
正則無邪慝以正紀綱以正人心之說也余於
公拭目而望焉

賀張年伯榮 封都諫序

今之以子貴受恩於朝列於名寵之數者命之
曰封官無仕之勞而有其榮居不出里閭而名
籍通於天子此仕者之至願人情之所同也然
國家令甲非其子三載滿卓有善狀則弗輕畀故
不惟外臣以爲難卽在廷之臣亦難之而爲給
諫者尤難也給諫出入禁闈號天子耳目其握
要津視他部寺何啻過之顧獨以言爲職非若
他部寺可以緘默守常斤斤然而免於過者而

沈又有不資之擢故其去留常不可測其能官
其親者才十之一二可不謂難與於此有具慶
得封躬詣闕庭蹈舞而拜賜者此豈非千百之
一二哉

今上踐祚加恩朝臣以及其親吾同年友張都諫蒲
源君方在告未有與焉頃起君爲原官不數日
兩尊人皆得封封君方強年又籍京師一旦承
華要搢笏束紳親承綸綍而謝於

殿陛之下此所謂千百之一二者非邪客謂公少

嘗有聲芹藻間不獲自顯斂志以窮而徒以都
諫君之貴貴之材不試于事爵不及其祿非公
之志余謂天下事大矣苟其爲之有人使朝政
無闕吾得安臥林丘之下固不必身自爲也而
況爲之以其子乎都諫君在隆慶間有直聲彰
彰建白必有與公相可否于庭闈而後抗論於
朝堂者今

天子維新化理夫亦賴都諫官日宣讜議以弼庶政
都諫君曰吾責專而負重侃侃焉獻替盡規圖

所以報稱之使聞且見者曰幸哉都諫君有父
賢父也吾見父子相成而志行矣都諫君行其
志於君臣辯諍之際而不失爲孝公行其志于
父子教誡之間而不失爲忠忠孝遂而天性之
樂弘矣公又安所不得哉客欣然曰子誠知公
子誠知公公姻家王公請余言賀公余兄事都
諫君視公父行也不可以辭則以語於客者次
第其說如茲

賀大中丞用齋劉公六年考績晉右副都御史
序

國家既分建藩省以統郡縣而馭萌隸矣至其提
衡於上又以直指使持斧而按之大中丞建牙
而撫之此兩臺者竝行

天子之令而致之民所謂同舟共濟之人也然按臺
未嘗不拊循而其道主彈壓率匝歲而代撫臺
未嘗不彈壓而其道主拊循必歲久而浹蓋雷
厲霜嚴所過卽化而風和雨潤不厭其久天道

所以相成也今之按吾浙者爲永城李公撫吾浙者爲任丘劉公李公行部於越嘗顧余於巖穴間侃侃譚浙事余起而謝曰方今礦稅之使相屬寓內所在聞變而浙獨無譁東征之役徵兵於浙者纍纍也而士無闕伍金城如故我公與劉公之賜也李公蹙然避席曰此劉公之功不佞何有公亦知劉公之苦心乎夫浙瀕海之區也波濤潮汐與東夷通傾浙之兵力以扞圉之猶恐不給而東征以來將自浙往也卒自浙

往也樓櫓器械之屬自浙往也一不足而再再
不足而三而四蓋羽飛之檄紛沓於案而星馳
之使絡繹於途也浙不幾於空乎不佞憂之竊
嘗稽其籍若將若卒若樓櫓器械之屬視故額
不少闕且加飭焉補苴於公私匱竭之時有良
工獨苦者矣然猶曰制之自我也礦稅二使挾
天子以脅制郡邑而群不逞又挾中使以魚肉商民
人情洶洶變且不測公謀於不佞曰此未可以
口舌諍也乃開誠布公論以禍福曰如此則課

足民安若亦享其利如此則民窮變起若亦不
獨全惟所擇之二使爲之感悟於是定爲歲額
礦之輸若干量地之有無而盈縮之稍資以民
力而不傷其本稅之輸若干衡百物之巨細而
輕重之稍益以公帑而不病于商然皆官爲之
徵使者斂手受成事而群不逞亦無所肆其姦
焉夫徵兵之繁公毘勉應之矣應之不已又補
苴之補之之難甚於應也礦稅之征公抗疏爭
之矣爭之不得乃權處之處之之難甚於爭也

不佞幸與偕事慮所未及者公先爲之智所偶
及者公先得之曾何足以佐其下風而敢分其
功耶余乃手額而颺言曰是

明天子之賜也夫衆心成城惟久乃堅方習其人而
驟易之則心志惑方狎其令而中紛之則耳目
眩以李臨淮之號令精明不若久令公於軍之
爲得也向微

主上知公之深而久公於浙惡能感孚人心孰察便
利而臻斯效哉李公唯唯以余爲知言至是公

以六年報最

主上嘉公懋績特晉公右副都御史仍撫吾浙其重
公之去浙也如此李公走使於越徵余文爲賀
余惟公保釐之政惠我浙人者更僕不能悉第
理前語稍詮次之以見兩公相成之美詩云肅
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公
將命最久行且有補袞之寄區區東海能終繫
勞臣之節乎余竊爲桑梓憂之矣

壽謝文川大叅序

擷絲衆而難乎其理之也人知之理絲衆而難乎其安之也知之乎謂昧爽非明不決而劇易非能莫取材也炤察輝耀揮霍騰躍深鈎利鋒輕掇紛酌焜若火颺若風而鈇若邪割者豈非以爲神明變化至媿才哉雖然彼不能無炫已揣人與下爲構之心而下亦何能無槩然此不皇惑莫措則彌蓋自幸甚則頡滑增變耳夫水之湍瀑者不容激石洪流巨浸悠與而夷迴魚

龍得恬焉藉令一毫介迫之意未融未有不相
刃磨者故善爲政者剝虛憍而挫鋒鏑夫固以
爲靖國綏民務安之寧理之而已耶以余觀於
東晉僖囊纒卷極矣誠以才譎當之豈不亦手
撓口決翩翩紛剔之時而持大體界苛細與之
以清淨寧一之治以安江東之民者何人非謝
氏家風哉今公之藩浙以東亦何其與我以清
淨寧一也吏不擾而法行民不警而俗定語有
之魚相忘于江湖今吾越之民所謂相忘于公

之道術者非與蓋公自進士起家別歷中外郎
署牧長者二十餘年其芒砀彌練彌融而德機
盡杜矣夫利刃立剖虞有缺折彝鼎之器若剝
若蝕奕世爲鎮彼夫不詡詡見長固有震之而
不搖用之而不旣者矣安石公竟以此折逆溫
却強堅從容指顧而天下何事不了方今南患
倭而北患虜纖才利能之士所不能焦拍定者
公且靜鎮而徐撫之其有不帖然者乎薦紳大
夫司馬景泉張含宇輩公同年友也余亦忝年

家誼今月十一日爲公懸弧辰屬余祝一言余
聞至治馨香通于神明詩稱正是國人胡不萬
年予觀公政理所自受者厚矣而又奚假于私
祝因次其意以贈云

賀大中丞用齋劉公六年考績晉右副都御史
仍撫兩浙序

國家簡才望大臣授之斧鉞開府一方官以撫爲
名蓋重民也故雖經權異宜翁張異用總之不
離於撫云然處承平易邁助勦難有餘而展布
易不足而補苴難徑直以行已之志易委曲以
佐時之急難不佞伏在田間竊觀浙事蓋太息
我大中丞劉公之獨當其難而幸吾民之得所
撫也浙自機杼之役帑羨如掃清寧無事猶恐

不支而會東夷匪茹荐食外藩典屬國者慮撤
藩屏寒我肩背不憚絕海赴援而以浙故習倭
朝而議將則以問諸浙夕而議兵則以問諸浙
今日議戰艦明日議軍需則以問諸浙前之輸
者方發軔而後之趣者已擊轂此之供者未息
肩而彼之求者又接踵且虞倭綴我於東而或
以重師壓我境謀我奔命於東而或以銳師擣
我虛所以自爲計者更汲汲也公量其緩急移
浙之夙備者應時督遣而旋發旋補以實故額

如是者至三至四使東師旣濟而浙亦恃以無
恐屹然有金城焉居無何而礦使至矣又無何
而權使至矣藉令地不愛寶商悅於市害猶未
甚也迺今山錮其髓荷鋤鼓橐者子不勝母以
空名索諸礦而礦窮賈罷市旅停舶隴畝之雞
豚擾而不得息以巧名索諸權而權窮夫以不
可反之渙汗兼之未易饜之中涓以臨夫旱溢
頻仍甚不堪命之蒼赤將抗之乎抑聽之乎公
量借民力悉蒐緩餘以濟夫地力之所不及其

一切關市水衡低昂其輕重定爲歲例官爲之
徵使者斂手而受成焉故諸省洵洵聞變而兩
浙獨幸無譁者本公調劑之善也嗟乎東事急
則竭蹶於東南防疎則綢繆於南有以應乎上
亦不盡徇上之所需不免徵乎民亦不盡竭民
之膏血公之所處誠甚難而其焦勞委曲以保
乂我黎民者卽慈父之撫其子不切於此矣公
居恒寡言笑絕銜霍凝然示天下樸而廉靖善
謀沉毅能斷四方利弊之源上下人情之隱若

良醫之隔垣而洞五臟是以觸機而應發必中
的迎刃而解恢有餘地當其拙有羸之用而不
困於拙當其弱有強之用而不疲於弱所謂非
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公之謂矣
天子知公久委公以全浙不輕報代茲公再滿上計
簿民方惴惴焉謂浙之不能久留公也

天子既嘉公績而又重公之去乃晉秩右副都御史
仍撫吾浙藩臬諸大夫胥手額相慶謀爲文以
賀而余同年方伯趙公實走使徵詞余不佞無

能殫記公美姑述近事之難以見公之苦心如此而因以告於鄉之父老劉公尚留無庸借寇矣

賀大觀察理吾張公備兵天津序

今之所謂豪傑之士可當疆場之任者疇不曰
魁梧奇偉濶略繩墨之外乃稱閎鉅哉余以爲
儒者之用與斲弛之才異斲弛之才無所不可
爲而儒者之用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是故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貞固無以幹事古之君子
時平則潤色鴻業有事則折衝堂皇經文緯武
無施不宜者才與守合也

國家自東西跳梁

主上饑渴用人詔九卿臺省各舉所知以備疆場之
用而吾越分守憲副張公實交章推轂云張公
故儒家者流自射策受任其所蒞皆邑郡親民
之官其所歷大都浙以東圍內之地其所司不
越刑名錢穀簿書案牘之繁未嘗一當戎行也
而奚以稱邊才也公倜儻磊落具才故多而復
家清漳密邇島嶼時以修文之暇兼講韜鈴擊
刺以及象緯方輿奇門金版之術靡不精討而
嫻習之居常慷慨譚兵指顧阨塞擘畫進止率

霏霏中窅聽之令人有封居胥之想何其壯矣
然且澹然無營泊然無累敝衣糲食自其性成
則寒雋之操也冰檠自甘金石自礪義所不可
賁育不能奪則鼎士之烈也堂廉不加峻蔀屋
不相闕與其病民無寧瘠已則慈父之恩也以
才若彼以守若此所謂有不爲而可以有爲者
非耶公守越東甫數月越人屹然有秦維之毗
焉而會天津闕備兵使

上特命移公以往若曰天津畿輔右藩守天津所以

守畿輔非宏才不可云爾方今

國威不鬯頻年殄群醜而三犁之四夷守矣公又將誰守耶不知海氛未曙鯨跳無常一旦再齧朝鮮則吾竭蹶之力不能復爲外藩守而樂浪一桴業指登萊外郭天津固其鎖鑰地矣可不慎與此

廟堂所以用公意也在昔文武竝茂之臣自周吉甫而外遐不具論卽我

明若青田靖遠新建諸公其初固逡巡儒生耳率

由砥礪身名以澹泊貞固之操施樹勛伐故能
輝爛四裔流聲竹帛以公之才加之數十年醞
釀淬厲之儲往受兵事救寧薄伐何之而不效
亾論授鉞開府翊贊泰寧卽他日計才于

明中葉而舉文武兼資之烈且及與青田諸公相
後先豈不亦儒者之盛事哉不佞辱公教十餘
年相知最深故于郡大夫劉公之請而屬望之
如此



卷之三

三

三

賀大叅文川謝公遷觀察使分守嘉湖序

國家經理寓縣諸郡邑長吏旣職其繁矣而隩區
重地復

命藩大夫分署居守提衡其上凡部中民社咸斤斤
待命視爲安危任至重也泰寧無事上下恬愉
猶得受成事郡邑而苟時值齟齬屬在釁始非
淵閔鎮定之才沉幾默運鮮不以輕發失之矣
以不佞觀吾浙東殆莫難於今日而姑孰謝公
儻所謂淵閔鎮定之才非耶公所轄三郡會稽

故修文然靡而易譁甬句鄰比島嶼鯨跳爲虞
而赤城越在萬山又白槎叢匿之藪也先是時
平物阜與民休息僅而無恐自礦稅議起貂璫
驛騷于道路貲算不遺于錙銖而民岌岌殆矣
賴公暨兩臺使者悉心調劑動中機宜不加賦
而課稍給民始有樂生之望焉比公

賀旋而妖人挾左道蠱衆遠近糜傳渠魁鼠逸臺
使下檄逮治甚急株連蔓引蓋人人重足矣公
曰噫吾本以弭亂而儉民藉修隙波及無辜是

益之亂耳乃與郡邑諸大夫日夜造膝計所以
緝姦銷萌又安黎庶迹其甚著者捕獲一二餘
一切置不問且申飭保甲之法躬親訓率俾人
自爲勸家自爲備而四境謐如已假令公深鉤
迅發焜若火颺若風而銛若刃剗豈不亦稱上
指博神明之譽而變且叵測公肯以此易彼哉
公治越凡二朞惠澤嘉猷難可更僕大都以不
動制動以不繁御繁淵閔鎮定之才可屬大事
類如此蓋漢稱治行無若龔黃而公夷考渤海

之政第安之不蕲勝之盜輒解散而潁川入境
一以寬和爲理力行教化務成就而安全之不
聞以赫赫著也公豈其人與頃

天子嘉公丕績晉觀察使移守浙右且以爲西郡重
或疑公旣總臺憲矣不令綱紀全浙而猶局一
道也何居余解之曰若不觀周之用公旦乎以
公旦之才之美何有於一陝顧與君奭分東西
而治已乃挈千八百國之天下而相之是知相
天下不爲大畫東西之陝而分之不爲小總之

宣王猷而篤周祜也公保釐之政旣漸於東復
暨於西固已并全浙而治之矣他日以其淵閎
鎮定者用之天下以收安攘之烈皆是物也果
孰爲大而孰爲小耶客唯唯而退公且行郡大
夫劉公率其僚友索贈言以爲公賀余不文則
以前所云者擬公於龔黃而以後所云者期公
於公且儻亦有當於公乎否也

文集

卷三

三



送大叅吳鳳城入賀序

萊蕪吳公治兵海上四年於茲文武壯猷華夷胥服屹然爲東海長城云今年仲夏汛事告竣尺波不揚海壖晏若公乃以藩大夫入賀

天子萬壽客以其私問曰倭奴匪茹

天子方戒桑土勅竝海郡縣長吏免奏計其重海備也如此先是公當遷矣

天子以公習海事特增秩留任俾終厥功其重公之去又如此由斯以觀浙固不可一日無公也而

公乃行耶余曰嘻若烏知蓋臣之用心哉夫

壘書專委以固吾圉也玄菟樂浪之區倭氛甚惡日尋干戈而五六年間不敢擱然鼓隻艘以窺浙公不可藉手報塞乎昔趙營平之討羌也請至金城上方略馬新息之平隴也於上前聚米爲山谷開示道徑蓋兵之形情有臆所不能料而須目擊者兵之曲折有疏所不能盡而須面陳者公自蒞治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修之無日不探阨塞而備之彼已之形熟於目擊而百

萬甲兵固已在胷中久矣嵩呼獻觴之後

天子儻召公問何以治海公必拜手颺言以簡指畫
某所屯大衆某所分支兵饒於何給堞於何繕
無事則豹隱有事則鷹揚今何以錮其關鍵後
何以銷其萌孽縷縷而陳使機不外洩而意不
內匿上有信心而下無掣肘其在斯行乎蓋當
封貢議起之初公越在數千里猶馳疏萬言與
廷臣爭可否卒寢貢議豈其身履玉堦不違顏
咫尺而肯默默焉不爲

主上分明之必不然矣蓋臣之用心與營平新息兩
公先後一軌區區墨守之談烏足與論大人之
淵度哉抑斯行也還過里中且得爲兩尊人朱
顏鶴髮婆娑堂上如鹿門之賢而公兄弟父子
簪笏滿牀翩翩綵舞於膝下卽萬石君家奚讓
焉此又人生之至權而不以三公易者何愉快
哉公方戒褻會八邑令長楊君輩來徵言因爲
諸君誦之諸君曰善哉祝

聖人壽至忠也爲浙人固疆圉至仁也而因以展親

至孝也一行而三善備焉可以爲公贈矣遂詮
次其語陳之祖帳



文集

卷三

三



送邑侯仁山毛父母入 覲序

往余貳儀部時今吳江毛侯以明經歲薦於春
官余得受其牘讀之擊節歎曰國士哉何起之
晚也因物色其爲人恂恂然似有道者益器重
之而侯亦不以余爲不肖雅稱知己云亾何侯
成進士會吾邑山陰令缺余私念安得如毛君
也者令吾邑乎已而侯果除令而得山陰余喜
而移書邑父老曰若耶谷口不聞夜吠聲矣侯
捧檄單車就道父老迎之郊則人人色喜手加

額曰豈弟哉父母乎侯乃屬其父老及諸胥徒
約曰令甫釋躋而司民牧惟是肝膽相要令毋
爾陵爾毋令謾其胥匡以襄不逮則又人人色
喜手加額曰豈弟哉父母乎會歲大祲流移載
途公私兩困群不逞者乘之勢岌岌矣侯上籲
下煦損廚傳設粥糜以身罷之民枵腹來者眎
侯狀靡不含哺汎瀾相顧曰侯爲吾民瘠矣而
邑賦故繁又歲苦逋侯旣以蠲請不得則復乞
兩稅期以遞寬之卽監司部使噍讓還至弗顧

也於是莩者漸起流徙者漸復咸欲爲長生位
尸祝侯矣而侯益務寬大與民休息嘗曰撫凋
瘵之後如治積疾在安養元氣毋務所以擾之
民以訟牒至輒移席款語爲講忠信敦睦之道
冀其喻解不獲已而聽兩造則反覆詳訊如秦
越人之視脈呵吸浮沉恐一弗至而劑無所投
也故立語間多號泣稱平卽狡且健者輒面赤
口噤去蓋折其心矣其他興利補弊悉中宵窾
摘伏發姦不動聲色投之紛雜而不亂撼之毀

譽而益堅徐徐于于而事常辦體要常執則其所養定而挾持者宏也余嘗攷史所稱吏道分儒循兩途其大指歸於近民而作用不無少異侯政首德化似程扶溝心勞撫字似陽道周而神智才識運斤迎刃似董鮑輩顧深沉淵塞則又有鷹鷂之恐蓋侯儒者而用其道于一邑則爲循吏其兼之矣由斯以談侯之豎立可量哉可量哉侯蒞吾邑踰四載於茲後先部使業紀其績籍奏之矣茲以

覲行

天子臨軒論賞計無先侯者行且留

禁闈爲

天子耳目侍從之臣余懼夫若耶父老之不能長有
侯也依依父母之念寧獨余哉故因其僚幕諸
君之請而謾爲是言令獻之祖帳侯其莞爾聽
之矣

文集

卷三

七五



壽近明楊侯德徵序

孟夏念有一日實維我楊侯嶽降之辰二三縉紳儼然造余曰侯以明經高第綰綬東海未朞而民以春雨吏以秋霜吾儕杓之人飲河之願足矣是烏可無辭以從庖人之後顧侯年實少綽約猶姑射之神人也以壽壽侯直劔首一映耳子其謂何不佞無辭獨以惟天生材覆培由我以厚合培類之與徵猶操司券故有殊德者自有殊徵徵則久矣無已則諸大夫試言類而

不佞請言徵二三大夫曰敬諾邑故稱巖侯甫
下車而盟群吏法行必近烏得虎而冠負縣如
負嶠也豈以文學不習吏事藉爾輩爲文無害
汝視吾肘在否安有善操刀而憚屢割者吏聞
而廩廩奉法疾若桴鼓闐若歸市何其神乎神
之類爲何徵徵侯之敏而未也惟素實難染指
特易絲之素也三入而薰五入而緞九而紫紫
則素盡矣侯矚然不緇以素絲自礪蓋邑相誠
而羨不及門幣不及庭鏃不及室也處子待年

真人瑩性何以踰此淡泊明志侯固素吾哉素
之類爲何徵徵侯之守而未也澤國之民故多
舞文岐路之中復有岐路雖有敏者莫測其端
侯拱手視事民朝投牒而暮對簿侯徐出片語
人人皆捫心自詫何自從夢寐中知我也蓋獄
無留行雖神叢不能爲姦折衷在心揮霍立剖
抑何斷乎斷之類爲何徵徵侯之明而亦未也
然則侯之爲徵在相室氏之兩壁矣相室之壁
其色澤均也瑩膩均也顧一以萬鎰一以千側

而視之其萬者倍厚也厚之爲德大矣哉以侯之才恢恢乎殷帝之舍光乎當大輒而值錯節鋒接無事何有於游刃猶且躊躇四顧和而後割歲時延見尤孳孳民隱古遺愛弗及之矣且民之罪福惟上所造如將遠嫌疑望風旨苛責細微以賈聲譽是以民博官也侯雖不骹三尺然必依大體而引繩墨寧違上而毋寧拂民此其爲心厚矣厚故可以當鼎鉉而不傾亦可亘宇宙而不磨可以涵世而獨立亦可以閱世而

長存此之謂維德之徵徵之至也愷悌君子胡
不萬年侯之爲祝也久矣語未竟有父老數輩
龐眉扶拽而歌曰嗤彼輿人今國僑何恩侯未
匝月兮麥穗粼粼繩解渤海兮民孰非民吁嗟
侯兮單父之琴琴可拂任棠之清清可掬願侯
如鄭弘車隨兩白鹿不佞相視而嘻有是哉諸
大夫意之而爲類不佞意之而爲徵其於我侯
猶牙喁之拂太虛也豈若父老卒然勃然鳴吾
天籟而不知所以然是無徵之徵進於徵矣諸

卷三
六

大夫皆曰善遂歌其什而次第起爲壽乃修爵

無算



楊侯壽序

抱天下之鉅材者勿問久速韞天下之神識者
勿言利鈍何也養盛者毋假習也士君子未試
時所嗜者載籍所弄者文墨足不涉異境目不
睨外務而一旦顯授民社銖銖而稱之寸寸而
量之必假習而後爲則百相習百相變也已不
勝其勞矧糾紛雜還轉盼殊狀變常溢於所習
而習窮夫惟蓄之凝然涵之淵然養定於中機
應於外批卻導窾若其素然非抱鉅材而韞宏

識者孰能與於斯山陰爲越郡首邑頗稱浩穰
楊侯初釋褐來蒞之無幾何皤髮黃口胥欣欣
於井廬曰我邑楊侯洵我父母乎章甫逢掖胥
欣欣於膠庠曰我邑楊侯洵我師帥乎夫蜀去
越不下萬里釋鉛槧而躬簿書不逮一碁而與
士民相接又不再浹時胡化之速而行之利也
夫鄧林之木勝儷中楹一運斤而卽顯者其利
具也湛盧之劍截犀剗蛟一發礪而輒效者其
神完也天下有異地而無異情有殊事而無殊

理不平其政於情之中而釣奇於情外不索其
事於理之內而緣飾於理外者材識不足也無
惑乎愈久而愈勞以躓也楊侯閔深而警敏淵
裕而穎達其材也鉅矣其識也神矣卽豹隱潛
修而慮周四海萬情合爲一情萬理融爲一理
夫是以瑣務旁午猝集人畏其絲棼而侯已繩
解積蠹侵尋久蔓人疑其節錯而侯已斧斷宿
黠老吏廩廩於下也若負冬雪蚩氓惇豎喁喁
嚮上也若被春風雅度貞操瞻儀者罔不景從

奧旨雄文聆訓者罔不颺應未嘗使民親而民
不得不親也未嘗使士懷而士不得不懷也桴
鼓之應不捷於此矣夫侯之材識未見於一邑
而化已若茲悉其蘊以宰天下胡可量耶某生
輩屈侯誕辰來徵文爲賀余姑述其初政之感
如此而復稱詩以頌之洞酌之首章曰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惟惠之篤哉旱麓之三章曰愷悌
君子遐不作人維教之淑哉旣醉之首章曰君
子萬年介爾景福維士民之祝哉

賀都閩陳少野七十序

余自髫髻游外舅海樵先生門則兄事少野公
驪然若同產云公長余十有一歲今年稱七十
翁而余亦望六髮各種種矣猶得以不繫之身
從公於稽山鑑水間以觴以詠不知昔之少而
今之老也此又同產之所稀者可不謂天幸哉
十月念有二日實公懸弧之辰余率吾淑人及
子若孫觴公於榮壽堂而申之以祝辭蓋燭之
武有言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余讀之未

嘗不三歎以爲國家用才不及其壯而使之老
士固有不幸哉及觀老氏身名孰親之旨則知
尊生之士無樂乎以身爲文犧爲樊雉而有所
不盡用者乃造物所以錮護其身而錫之難老
者也幸孰厚焉公少服詩書敦禮義雖承武職
而不廢鉛槧之業用能起家武闈爲世胄赤幟
其後防海海寧任漕漕舉大司馬才公以公守
滇南迤西迤西軍夷雜處彈壓爲難公以威信
撫之靡不帖服其他盤錯紛拏之事文吏所不

能辦者以屬公輒迎刃而解金滄洱海之間倚
公爲金城焉顧性簡朴不習介冑家妍媸之態
拮据七年而不調及調廣右專閩不踰年輒復
報罷計自服官以迄於今五十餘年其翱翔世
途才十之二三其胷中所稱甲兵才攄其百萬
之一二耳嗟乎世知急才而不知愛才使其喑
鳴叱咤一呼而廢千人者徒用之乎嘯歌峩崙
之編駕長風而破巨浪者徒用之乎鑑湖一曲
而穰苴蒙括之書亦僅以課臧獲樊園圃而止

天下有憂社稷而寶于城者疇不爲公扼腕哉
雖然傳有之將受命則忘家臨軍則忘親援枹
鼓之急則忘身藉令公肘大將軍印出當一面
必且猥甲冑冒矢石櫛沐風雨以赴功名之會
其身之不恤而遑計其他乃今于于徐徐不啻
輕裘緩帶行年七十渥顏而豐頤目能矚微眺
遠耳能審絲竹聆萬籟手能揮塵操觚賦詩灑
墨得其若翁三昧足能著屐登高經行間里間
日可數十里口能津津道古今謳歌若出金石

浮之以大白汨汨嚙之不吐也自茲以往彌康
彌寧且不知其算所謂造物之所錮護而錫之
難老者非耶公宜不以彼易此矣乃或者又謂
公宿將也其持重如充國其矍鑠似馬援彼二
公者年皆八九十以方於公公尚壯也有如
天子拊髀老將搜羅兔且以紆東北之憂公尚堪一
行雖欲自全得乎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又
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行將爲公誦之余具以
告公公听然而笑曰夫謂我若樗也者而能保

其天年理則有之儻所謂據鞍顧盼以示可用
則吾豈敢余曰公毋斲于用亦毋斲于不用要
之一用則爲充國爲援以壽天下不用則遵老
氏之旨以壽身諉其用之柄于人而握其壽之
柄於我安往而不壽哉遂併書之以佐公一觴

辛光祿考績序

人之賢不可旦夕知也必久而後信此虞氏之
考績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而錫玄珪告厥成功
者亦待於九年十有三載之後有以也光祿在
周官專掌天子之玉食后妃世子之膳羞與其
諸侯之饗饗賓客之宴享以至形鹽醢齊牢脩
醢醢瑣屑不可較計皆其所司若漢以郎署主
光祿而環衛王官非其職矣

國朝制兼二代故光祿署設內省而官司則猶然

周也掌以列卿監以憲臣偵咎以司隸且貂璫
之棘吻刀鬣者又從傍咻之吾見光祿之難爲
也儻一不當職卽跼踖去矣或三四年或五六
年亦云幸也迺今大官令辛君滿九載奏最天
官噫亦難哉君燕產也名家子有士行自筮仕
以來斤斤事事惟瘞曠是懼其敬潔厥躬也無
敢澆慎厥出納也無敢私尋厥弊孔而窒之儆
徒史而覈之繕垣竇而扃固之也無敢媮窳以
滋又未始咕咕以自才而捷捷以自辨也以故

上下咸宜卒弗罣憲議弗受倖訶能久于其位
而免疵類焉信哉不度千門萬戶不可知王爾
不越羊腸九折不可知造父不十九年備嘗艱
難不可知重耳今而後可以知辛君矣夫

國家用人何所不錄譬諸採渙渤者貴明月亦不
遺群璣斧鄧林者尚豫章亦不遺尺箭君今不
得爲明月豫章也將不得爲群璣尺箭乎第令
驅犀車駮駟以超崑崙執郢斤梁麗以累九成
又安知不得爲造父王爾天下有九方歟必索

而取之矣不然無寧不貽哂于海翁工倕也乎
哉都莊建章咫尺間君必勉之無亦永此令聞
而使余他日亦安受知人之譽乎君與吾鄉大
司馬吳公有連公弟栢堂暨謚齋顧君以同寅
之誼徵言於余將藉手賀君也於是乎言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三









00

2510